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次

卷之三十三

謝瞻懼福過災生 王華論宰相

與江夏王義恭 設元史文儒四學

政治皆稱元嘉 劉興祖論進兵

周朗直言時務疏 魏拜高允為中書令

裴子野論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裴子野論宋失淮北之地

沈約論宋室本根無庇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一三

沈約論宋明帝寵任嬖臣

宋順帝禪位於蕭道成

李崇弭盜 魏高閭論長城之利

高文公仁恕簡靜 韓麒麟增益穀租備賑疏

降祀祖考於私室 成淹論弔不宜用朝服

孔穉珪論置律助教

魏韓顯宗疏用人恤刑

魏文帝欲移風易俗

魏文帝與羣臣論選調



武帝論天命

韋叡等大敗魏人於鍾離

許懋論封禪之非
魏主專尚釋氏

李崇請脩明堂太學

李瑒論佛

張普惠論后父不宜稱太上

張普惠諫魏主過崇佛法

魏任城王澄疏請都城寺僧徒併

崔亮爲停年格
北魏君臣驕侈

魏辛雄上疏論賞罰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

爾朱榮破葛榮

高歡大敗爾朱氏於洹水

宇文泰任用蘇綽
丹陽陶弘景卒

宇文泰敗東魏兵於渭曲

賀琛啟陳時務疏
蘇綽以喪亂未平爲已任

東魏杜弼移梁朝檄

蕭介論侯景不應資給

宇文泰籍民爲府兵

周弘正等論還都建康

尹德毅說蕭督

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北齊定刑律租調法 魏元秦蕭營繕宮室

朱瑒致書徐陵求王琳首 魏樂備王明臣首

柳莊論楊堅必移周祚 雷國

蘇威以父言爲已任

始行新律詔 開皇之治以賞良吏而成

李諤論文體輕薄 後主遊宴酣歌

房彥謙知天下危亂 命文遠答李密

梁毗論楊素專權 王通獻策不用

晚節父子兄弟相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一三 三

隋煬帝行幸江都 劉炫對牛弘問令史

裴矩倡導通市西域

孫伏伽疏論聞過 徐文遠答李密

世民據武牢拒竇建德

唐定租庸調法 傅奕請除佛法

太宗論止盜縱慾

太宗論中書門下不宜雷同

司馬光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論

房杜賢相 張元素諫營繕宮室

論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魏徵論民易化
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

魏徵善始克終十思疏

馬周論恩結人心
論創業守成難易

停羣臣襲封刺史
傅奕不學佛書

親釋奠撰定五經疏

褚遂良諫發兵戍守高昌

朕亾一鏡
罪蕭瑀崇尚佛教詔

教太子修身治國
房元齡諫東征高麗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諫立武氏爲后
娑婆寐迺誕無實

銓注官資高下之法

太常議諡許敬宗爲繆

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魏元同論銓選之弊

陳子昂論羅織之害

徐有功蹈道依仁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狄仁傑安撫河北 吳兢疏諫猜忌相王

盧懷慎每事推姚崇

宋璟蘇頲同平章事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司馬光論太公廟配享十哲

韓休守正不阿 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

崔沔宗廟不必加籩豆議

韋述請依儀禮喪服

張九齡諫太子不可輕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楊貴妃妬悍有寵 府兵日益墮壞

林甫國忠相繼爲相

顏真卿舉兵平原 顏杲卿一門死節

哥舒翰兵潰靈寶 楊國忠楊貴妃被誅

李泌與太子爲布交

張興詈賊 李泌論賞功官爵

廣平王俶收復西京

李泌論建寧王之寬

張巡許遠死節 司馬光論姑息之政

楊綰論取士

顏真卿論論事不宜先白宰相

楊炎片言移主

楊炎改作兩稅法

劉晏善理財

郭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

陸贄論天命由人

顏真卿拒李希烈

興元赦詔

陸贄論羣帥異心

袁高論盧杞不可復用

陸贄論區處後事疏

李泌論府兵宜復

李泌論保全功臣

李泌諫廢太子

德宗與李泌論宰相

陽城伏闕論裴延齡

杜黃裳論治道

白居易論吐突承瓘不宜為都督

李絳論魏博不必用兵

李愬雪夜入蔡州

李愬論用兵

韓愈諫迎佛骨

刺史領支郡兵馬

李翱論逸欲易生

裴潏諫餌方士藥

裴度論元稹朋比姦蠹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再失河朔之由
韋處厚請用裴度軍

劉蕡對策
司馬光論姑息之非

杜牧原十六衛中
杜牧戰論

杜牧守論
杜牧孫子序

司馬光論唐文宗不能去朋黨

劉從諫表諫王涯等寃死

魏謩諫召李孝本女入宮

李德裕論政事出於中書

杜牧上李德裕討澤潞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李德裕平澤潞方畧

盧攜論百姓饑困
司馬光論宦官之禍

晉王破梁夾寨兵
晉王拒梁軍於栢鄉

晉王大破梁軍於栢鄉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馮道論農民最苦
劉智遠舉兵向洛

郭威長圍困河中
劉審交有仁政

罷營田賜民爲永業

戒晉王遺令薄葬
斬樊愛能等以肅軍政

歐陽脩論馮道

司馬光論馮道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命將帥選練士卒 王朴獻開邊策

王朴考正雅樂疏

司馬光答或問唐莊宗周世宗孰賢

史臣周世宗贊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

史臣周世宗贊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王朴考正雅樂疏

命將帥選練士卒 王朴獻開邊策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史臣周世宗贊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十三

嘉孚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勤同較

劉宋

謝瞻懼福過災生

武帝永初二年

按各位太勝則羣情趨赴侍寵而驕禍之媒也以晦之智謀出羣功叅佐命必以其兄言為迂然晦卒殺其身則瞻之小心憂畏洵知幾之士哉

王華論宰相

文帝元嘉三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一

按人主不能獨理天下則宰輔之設自不可少後代紛紛其制不一或重其任而不正其名或正其名而不重其任蓋緣人心不古見此職既朝夕左右出納王命贊襄機務疑其權之大重故往往變亂於名實之間不知循名考實則庸才亦知盡心苟責任不專而望其尊主庇民難矣甚或任宦官任左右任寵幸人皆可相乃以虛名羈縻大臣彼富貴之徒緘默取容何所不至而陳力就列之賢者豈肯尸位貽譏耶宋文帝之初政宰相已無常官人主所與議論政事

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王華有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之言雖未必出於公然實確論也人主亦擇賢而任之可耳疑其權重而政出多門天下之亂也自此始矣

與江夏王義恭

文帝元嘉六年

按江左自元帝以後沿習西晉餘風清談廢事官爵崇卑惟論門第布衣寒士莫由登庸在位者於刑獄文牒多不省視王公貴游宮室輿服奢侈踰制人主不知稼穡之艱女子不務織紉之事賞賚濫施嬖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

恣肆奇服異器日新月盛此紀綱所以日弛人心玩愒軍實不振而疆域日促也宋武起於農畝深知其弊矯之以節儉勵之以威嚴一時風俗稍變文帝素受其訓故與義恭書諄諄如此元嘉之治所以有可稱也惜其不絜德量力妄冀一統與兵構怨戕害生靈馬飲江水燕巢林木仁者固如是乎不克善終殆天降之罰與

設元史文儒四學

文帝元嘉十五年

按文帝雅好藝文而不知原本六經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分學爲四則其所好者僅章句雕績詞藻耳烏足以云學哉元學尤爲不必溫公之論可謂確不可易也

政治皆稱元嘉

文帝元嘉十五年

按文帝之治可謂美矣然非戡定禍亂之才而好以興兵構怨爲事又烏所稱仁厚恭儉者乎佳兵者不祥之器人主所宜深戒也

劉興祖論進兵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

按劉興祖之策意在進軍河北據其關要黃河以南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自當響附文帝意止存河南故不聽其說然河南尚不能守焉能進取河北乎混一天下惟命世之才能之不在乎區區議論之間矣

周朗直言時務疏

武帝元嘉三十年

按朗之所言有關時政未嘗過激而時已不能行竟以書奏忤旨自解去職甚矣納諫之不見於末季也

魏拜高允爲中書令

武帝大明二年

按高允之學問人品游雅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一言足以贊之矣當拓跋之世人情險仄動而多尤乃允

清貧自立和順淑躬明哲允臧不及於難臣道之標
準良在斯焉

裴子野論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武帝大明二年

按吏部銓選最爲朝廷用人大務而世風囂僞諂竇
者多故循資格則平冗登庸採聲望則浮華競進二
者交譏其要在擇之於始而已魏晉不及兩漢兩漢
不及成周此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萬世不易之良
法也

裴子野論宋失淮北之地

明帝泰始三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按通鑑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
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蕭道成諫皆不從安
都等遂降魏夫安都等既已遣使乞降則當赦其前
事與之更始捍禦北邊爲國干城今乃以兵迎之使
其疑貳大將外叛釁隙內起宋之爲國能幾何也人
主御將之道亦務開心見誠而已

沈約論宋室本根無庇

明帝泰始七年

按明帝殺彭城王義康已開刻薄之端矣明帝據文
帝已行之典剪除兄弟本根無庇是以蕭道成得攘

而有之假使諸王尚在人心自有繫屬異姓安敢屢
萌問鼎之志哉嗟乎劉宋同姓諸王其亦不幸而生
於宗室之籍也

沈約論宋明帝寵任嬖臣 順帝昇明元年

按人主每好託任近習探訪外事甚而羣臣之賢否
政事之興廢皆與謀焉不知彼佯爲慎密而外市權
於人以招取賄賂此沈約所以有鼠社狐虎之說也
宋之孝建泰始固亂世之主後世號爲英明者往往
蹈之可不用爲深戒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蕭齊

宋順帝禪位於蕭道成 高帝建元元年

按後世之所謂禪位者大抵冒篡而已始於王莽而
魏晉因之彼石勒尙不屑爲常對羣臣曰大丈夫行
事當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斷不效曹孟德司馬仲
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其言何壯也及觀
王敬則所云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可謂出爾反爾
矣乃當此衰亂之時猶有明君臣之義者如謝朓之
不解璽綬王琨之攀車顧尾忠義之在人心固未嘗

盡泯也雖然袁粲之死於石頭沈攸之縊於櫟林裴
頴之上表數齊主過惡先後不同要皆忠於宋室者
豈可以成敗論之哉綱目皆大書而予之所以勵萬
世之臣節也若褚淵王儉以世臣華胄賣國與人其
能免於亂賊之誅也哉處士何點之贊切中其隱微
矣

李崇弭盜 高帝建元三年

按弭盜之法固多然功令太急往往有蒙蔽之患不
若責成大吏勿拘以文法而時課督之自無萑苻之
乘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警崇之置樓懸鼓誠爲善策然亦漢朝之遺制也

魏高閭論長城之利 世祖永明二年

按長城之築起於戰國燕趙至秦復大修之雖一時
招民之怨然防邊禦敵易於控制拓跋氏起於代北
而高閭猶獻此議是誠設險守國經久不易之策也

高文公仁恕簡靜 世祖永明五年

按允之爲臣固無可議矣而享年幾百起居如常其
於脩身養性必大有所得者史臣以仁恕簡靜四字
槩之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二氏之徒言無生言長

生乃壽或不永是知人生貴知陰陽之道明消息之理而不在於枯槁寂滅呼吸吐納也

韓麒麟增益穀租備賑疏

世祖永明五年

按救荒莫善於積穀而暵暵爲官吏侵漁給散賑濟有名無實提舉之法宜有所責成也

降祀祖考於私室

世祖永明九年

按齊之取宋乘機遭會非有大功德於世也宋氏諸帝在廟求食則其精爽猶有憑者是宜恤其子孫封以國土奉厥禋祀作賓王家庶幾有合於義矣不是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之爲而乃令庶婦祀祖考於私室書之史冊不亦鄙乎

齊成淹論弔不宜用朝服

世祖永明九年

按朝服而弔自非禮之所宜成淹辭理霏霏昭明峻之所以見屈也然齊旣遣使赴弔而服制之不講疎亦甚矣卽此一事知齊人之不及魏也

孔穉珪論置律助教

世祖永明九年

按法律固治世之用然士子求志之始宜先仁義道德根本旣正服官習之亦未爲遲穉珪之議抑末也

後世置律判於二場其亦有見於此乎

魏韓顯宗疏用人恤刑

明帝建武元年

按顯宗所陳多有可採蓋北魏之名臣也

魏文帝欲移風易俗

高宗建武元年

按魏之文帝可謂賢矣力行三年之喪超越衆論仍
詔羣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而服袞冕辨郊禘重
鄉飲崇更老改姓氏賜寇服遷洛陽變國語祀比干
之墓立孔子之廟敦睦宗族獎拔賢雋賑恤饑民視
下如傷其於先聖先王之道孜孜行之惟恐其不及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

也然致治之美由於好學而並使恒代之人無不知
書是以風俗淳美孰謂三代之後而易有是主乎謚
之曰文匪虛美已

魏文帝與羣臣論選調

高宗建武三年

按用人之法天下治亂所關也自當選取賢才不必
專論門第然側陋之中固有鴻碩之彥而世胄之家
亦多幹練之英是在人君者兼收而並攬之斯世無
遺才亢宗象賢者固可以繩其祖武而道著丘園者
亦得以奮跡明廷矣魏晉以來大約專重門第而亦

參之以單寒不能得其平也魏帝之言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其言不爲無見然所重在於門品是以諸臣未盡以爲然而溫公亦非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亦復大學之制教育公卿大夫之子弟以長養其才能而白屋之士有才德著聞者察而舉之合此二項試之以經史文藝則庶乎無偏重之弊而人才不可勝用矣

蕭梁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九

武帝論天命

武帝天監元年

按梁武帝不殺齊高武子孫固差勝於蕭道成蕭鸞之所爲然亦彼善於此耳蓋自魏晉以後而天下之亂極矣司馬氏骨肉相殘遂召劉石之禍懷愍遇害得非曹髦刃出於背之報乎劉裕殺三無罪之君子孫繼立自相屠戮於是蕭道成篡之殺蒼梧而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其亦甚矣及蕭衍代齊殺東昏侯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翕以生金進而加摺之何其慘也侯景之亂武帝餓死臺城簡

文竟遭土囊之厄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皆死老子曰天道好還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彰明較著如此後之奸雄亦可以知所懼矣

韋叡等大敗魏人於鍾離

武帝天監六年

按魏刑巒上表言鍾離不可攻而魏主不能用也魏主遣范紹詣中山王英議攻取形勢而英不肯從兵驕必敗况遇韋叡之奸謀善戰乎是舉也計成於火攻梁主之廟算有定而曹景宗與叡二將和協是以成功易曰師貞丈人吉豈不信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

許懋論封禪之非

武帝天監八年

按古之帝王莫不巡狩柴望秩於山川非封禪也若非巡狩而封禪泥金檢玉告成功於上帝此虛僞驕侈之事非聖主之所行也春秋之時去古未遠管子稱天下才其學無所不通觀其所以對桓公者亦既彰彰可攷矣仲之言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半焉皆受命乃得封禪此一語明示齊桓謂封禪乃天子巡狩之禮非人臣之事而桓公不悟方且夸大自矜謂寡人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此涉於僭矣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舉物之難至者以止桓公可謂引君當道者後儒不明其說而紛如聚訟咸失其指許懋之議可以破千古之謬爲好名之主阿旨之臣下一箴砭大有補於禮教也

魏主專尚釋氏

武帝天監八年

按佛教盛於六朝而魏之顯宗不尚五經親講大覺寺至一萬三千餘則沙門之多可知矣通鑑書之以見其昧於治國之理也延雋之言孔釋並存猶是調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停之見耳何不云專崇孔子乎

李崇請脩明堂太學

武帝天監十五年

按塔廟盛而學宮廢沙門衆而民力竭崇言不用深可太息

李場論佛

武帝天監十五年

按場李安世之子元善之孫李孝伯之姪孫也爲趙郡著姓史言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進爵宣城公謚曰文昭而其家子孫才識學問皆卓犖蔚郁如此何自宋元明以來人才寥落令人有今不如

古之感乎

張普惠論后父不宜稱太上

武帝天監十七年

按太上皇之號始於漢高祖尊稱其父而魏之顯祖傳位於太子羣臣上尊號曰太上皇帝未聞后父而有太上之稱也武則天立武氏七廟濫觴於此矣是時他人皆不敢言而普惠侃侃言之洵無媿於諫議大夫之職也

張普惠諫魏主過崇佛法

武帝天監十七年

按鑑言是時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故普惠上疏切諫如此於是魏主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普惠之在北魏可謂直言敢諫之士矣

魏任城王澄疏請都城寺僧徙併

武帝天監十七年

按佛教貴於清淨故說法多在山林其後沙門依居市廛違犯戒律惑誑愚蒙無所不爲正釋氏之罪人也都城聲利之地其徒尤盛澄之此疏不特有裨於國典而並有益於釋教矣然終不若昌黎之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

崔亮爲停年格 武帝天監十八年

按崔亮停年之格未免失人其後唐明皇時裴光庭以侍中兼吏部尚書復循而行之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大約古今用人不出此二者循資格則賢才壅滯專超遷則智巧競趨惟以資格待天下之中人而以超遷待天下之奇士庶可以行之永久而不變也

北魏君臣驕侈 武帝天監十八年

按有晉之世石崇王愷競爾鬪富卒致喪身亾家之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禍拓跋氏累世強盛府庫盈溢若君臣勤儉捐免租賦以惠元元崇尚樸素以勵節操則藏富於民天祿可以長保官箴不玷素絲可以成風而羣臣負絹至於傷腰損足亦可笑也高陽王雍河間王琛窮奢極欲過於崇愷暴殄天物其能久乎史言魏君臣驕侈乃其衰亂之漸是知挽回幹旋在於人主故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然則節者處豐之善物也

魏辛雄上疏論賞罰 武帝晉通六年

按賞罰治世之大柄况於行軍生死之際若非賞罰嚴明孰肯捨生而趨死哉辛雄之疏可謂明切矣而魏不能行此國勢所以不振也其時路思令上疏亦言寵貴子孫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等語切中其弊

爾朱榮破葛榮

武帝大通二年

按用兵之道必須用奇况衆寡不敵非出奇何由致勝爾朱榮之擒葛榮先潛軍山谷以爲奇兵又分兵揚塵使賊不測多少賊之耳目旣亂心氣已奪自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驚潰表裏合擊是以大勝也然數十萬衆所殺無幾若御之無法賊必復立渠魁更肆鴟張如元之王士誠田豐業已投降察罕帖木兒巡視其營反爲所害勢復猖獗可謂殷鑒今爾朱榮下令各從所樂數十萬衆一朝散盡蓋迫脅烏合原非盡樂於從賊者爾此可爲處盜賊之良策也李自成山海關戰敗衆皆奔潰亦頗類此

高歡大破爾朱氏於洹水

武帝中大通四年

按爾朱氏之惡極矣戕害朝士死者二千餘人古今

未有之奇慘也四凶各據一方破之誠難向使天光
聽賀拔岳之言分遣銳師與諸軍合勢則高歡危矣
斛斯椿說世隆共討高歡四凶聚於洹水天乃得假
手於歡以剪除之不然衆寡不敵雖十年未易平也
段韶之告歡曰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斯言得之矣而歡與敖曹用兵方畧亦大有可
取者其用奇在於衝前躡後千人搆擊先塞歸道蓋
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歡亦人傑也哉

宇文泰任用蘇綽

武帝大同元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按綽誠王佐才也而宇文泰能識之胡三省註云世
有有爲之主必有能者出爲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
不信也

丹陽陶弘景卒

武帝大同元年

按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或謂其仙去仙
則不可知要之清虛淡泊有道之士也觀其將歿所
作之詩若預知有侯景之事者然則何不陳說於梁
武之前以答其敬禮之意耶豈梁武老耄言之而不
見聽耶嗟乎梁武之貪癡昏聩杜弼之檄文盡之矣

豈弘景一詩所能悟哉

宇文泰敗東魏兵於渭曲

武帝大同三年

按宇文泰高歡皆一時之梟雄也泰置陣渭曲蓋以寡不敵衆欲自掩其所短然使高歡用斛律羨舉之策則長安必擾泰之首尾不能相救矣火攻亦必勝之策復爲侯景所阻總之兩軍相當其勢無常驕則必敗是舉歡僅以身免喪甲士八萬人其不被擒者幸也

賀琛啟陳時務疏

武帝大同十一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按牧守貪殘風俗奢靡使命繁數所屬騷擾生民未有不困者崇儉黜貪省事惜費誠爲急務而梁主拒諫飾非累累數百言豈人君之度哉至於捨身同泰親講釋典多建塔廟公私損廢琛未之敢言使其正言不諱其罪責不知何如矣又按通鑑載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爲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理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嗟乎國之紀綱法度

既已廢弛而欲以婦人之仁經世宰物卽使無侯景之事亦歸於亂而况惑於奸邪朱异之言納彼詐無忌之寇使鋒鏑交於宮闕麋鹿遊於禁苑社稷丘墟子女屠擄自吳會以抵江郢生民盡遭塗炭慈悲好生者顧如是乎此江左愚主百世炯戒也

蘇綽以喪亂未平爲已任

武帝中大同元年

按自魏晉以來全才實少如綽之才德兼全學識俱偉其措諸政事者得周禮之遺意焉觀其言曰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誠非刑名縱橫之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士所可及也周惠達稱之爲王佐之才不亦宜乎

東魏杜弼移梁朝檄

武帝太清元年

按杜弼之檄文可謂曲盡事情矣而其譏誚梁武數語尤洞然如見其肺肝可見矯僞之行不可以欺後世並不可以欺當時之識者也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弼豈但文詞之士哉

蕭介論侯景不應資給

武帝太清二年

按侯景狼子野心與高歡同起以命身經百戰狡詐萬端既與高氏有隙其初本欲歸命關西報復高澄

以宇文泰器識有餘恐燭其奸故投命於南意欲得
兵柄之後亦爲高歡之所爲耳蕭介之言字字忠悃
痛心切齒乃梁主老而昏潰朱异奸而奸利旣納侯
景又與東魏通好爲高澄所愚弄以致景之反謀愈
決卽日渡江賊子正德爲之濟渡臺城之亾在旦夕
耳猶幸援兵四集與之攻擊糧食旣竭自當退走衆
軍合力懸首藁街可立俟也而復聽其僞和運東府
之米入於石頭十萬之賊食旣足矣復何所忌况景
以人臣舉兵犯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室豈肯渡江以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去坐而受縛乎卒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雖勉強鎮定亦何益於事也嗟乎天之厭
梁久矣景之所陳十失切中蕭老翁之病彼雖亂賊
蓋亦有以藉口矣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宇文泰籍民爲府兵

簡文帝大寶元年

按柱國大將軍之名起於拓跋氏封爾朱榮位在丞
相上則亦不經之甚非人臣所宜居也而文帝復以
宇文泰爲之後遂相沿成例有八柱國之稱明朝尚
有此制至於土之一字尤爲非宜此華亭徐文貞公

所以固辭之也三代而後府兵之法最善而起於宇文氏蓋泰與蘇綽平日講求而爲之者與此百世所宜師法也

周弘正等論還都建康

元帝承聖二年

按建康非一統之都然龍蟠虎踞實偏安之勝地也以故六朝分王三百年若荊州乃秦蜀吳楚之衝要雖用武之國而迫近周人其不可居明矣梁元帝藉荊州兵力以除侯景長鯨旣已授首卽宜返駕舊都衰絰梓宮之前齋沐宗廟之側告諭征鎮撫恤殘黎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九

如夔昭王之所爲雖未必尅河洛定關陝而其氣足以震動於天下矣乃違周弘正朱買臣之議用胡僧祐之說又無良將勁兵豫爲之備焉有不亾者乎况此時月犯心中星赤氣干北斗庾季才曾言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又客星入翼軫元帝亦徒倚嘆息乃禍已至而不知遠刃在頸而不知救尚於龍光殿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迂謬如此宇文泰謂天之所棄誰能興之蕭繹之謂者豈不信然耶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寶劍斫柱令

折曰文武之道盡於是矣或問何意焚書繹曰讀書
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易言師貞丈人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書言步伐止齊詩言元戎起行莫不重軍旅
之事繹之愚憤宗均告以魏兵且至而不信陸法和
將赴江陵而却之有一王琳而遠之使居廣州似求
死不得者讀書者固如此乎卒囚烏幔之下土囊墮
命布帔纏尸歛以蒲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自
古人主亾國受禍如此其慘者蓋亦少矣良以殘刻
爲心猜忌成性不赴君父之難戕殺骨肉之間出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反爾天意厭之人心絕之是以蕭譽忍於戮害總之
武帝貽謀之不善父子兄弟叔姪祖孫自相殘賊天
特假手於于謹楊忠輩以滅之耳孟子曰不仁而得
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繹之不仁自
作之孽矣

尹德毅說蕭譽

元帝承聖三年

按尹德毅所言亦奇計也然魏人多梟傑之將而襄
陽已在于謹彀中是以譽不敢行恐又蹈蕭繹之禍
也譽雖較繹稍勝然旣爲魏附庸則亦非策之善者

苟延歲月而已

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敬帝紹泰元年

按霸先與僧辯共討侯景克復梁室可謂同心而有功矣及齊納淵明僧辯始亦不受迨齊克東關僧辯懼而從之然不謀於霸先此則僧辯之愚也故霸先得以借口襲而殺之其事有類於張耳陳塗之所爲者乃霸先未幾篡梁奸雄傾害豈有爲國之心哉

陳

北齊定刑律租調法

文帝天嘉五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按此亦一時之良制也爲國者在於變而通之

朱瑒致書徐陵求王琳首

宣帝大建五年

按王琳梁元帝之臣也元帝不能用忌而遷之嶺南故有江陵之陷及霸先篡位琳更立梁後求援於齊屢敗不屈卒以身死鑑稱其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及被擒之目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獻歛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者追斬之於壽陽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

而去瑒以故吏致書徐陵求其首陵爲之啟上遂還其首瑒乃瘞琳於八公山側瑒復奔齊別議迎堇尋有壽陽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乃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琳固梁室之忠臣而瑒亦忠武之義士也觀其陳詞慷慨投血滿紙雖田橫之五百客同日自殺諸葛誕之數百人拱手不降未能遠過梁元帝有臣如此而不能非疑忌之爲害哉故人主當以度量爲先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柳莊論楊堅必移周祚

宣帝大建十二年

按梁世宗所據不過沿江三百里之地耳保境息民誠爲上策妄動必致災殃而莊之論古今時勢亦甚明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可不慎所發也

蘇威以父言爲已任

宣帝大建十三年

按蘇威能奏減賦役以成其父之志可謂賢矣而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萬世不易之論也

始行新律詔

宣帝大建十三年

按鑑稱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

楊素裴政等更加修定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徙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之科以優士大夫枷杖大小咸有程式可謂仁政之大者矣

開皇之治以賞良吏而成宣帝大建十三年

按治平天下必以吏治爲第一義隋之富庶雖由於文帝勤儉所致然觀其褒美梁彥光樊叔畧房恭懿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等其於親民之職亦可謂盡心矣兩漢而後若此者未易多見也

李諤論文體輕薄長城公至德二年

按文章一道隨氣運爲盛衰左氏之文昌黎猶謂之浮夸至於六朝靡弊已甚隋代革華從實可謂善政李諤職屬憲司復加申論其意在變民之視聽而防其嗜欲以復於古惜當時之未能盡用也

後主遊宴酣歌長城公至德二年

按陳氏之德固已薄矣後主荒於酒色任用羣小孔

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從風諂附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時有北地傳綽上書論諫賜死獄中吳興章華上書極諫卽日斬之噫罪貫盈矣是以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於是五十一萬八千之兵分路渡江叔寶方且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旣而建康不守軍入朱雀之門乃與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張孔二妃嬪投身於井以繩引出豈不貽笑於千載哉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而唐人李崗上元懷古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行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古城秋此亦百世之炯戒也

隋

房彥謙知天下危亂

文帝開皇二十年

按隋文初無功德藉后父之勢羣小劉昉鄭譯盧賁

等爲之羽翼遂僞作遺詔輔政專權未幾而剪宇文之祚陟位宸極尉遲迴敗死王謙司馬消難等皆舉事無成於是周氏遺臣各爲其身家妻子而宇文氏百戰經營之天下拱手入於普六如之室矣然帝以猜忌爲心苛察爲明矯詐自飾好信讒言非有親親賢賢仁民愛物之誠也受制於獨孤氏惟其言而莫之違擗殺大將史萬歲於朝堂功臣如賀若弼高穎輩皆以不保首領爲懼甚至視子弟如仇敵太子勇之廢肆行誅戮嗟乎己子不肖弗克負荷於臣下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五

與哉而元旻蕭子寶等妻妾子女皆沒官不已甚乎楊廣梟獍蛇虺其惡百倍於勇偏信獨孤立之爲嗣天下地震彼蒼垂戒固昭昭矣直至宣華夫人見逼方謂死狗那可付後事而已噬臍無及已蓋帝雖崇尚儉素愛養百姓觀課農桑輕徭薄賦以致天下殷富然其貽謀不善認賊作子楊素張衡爲廣弑逆蓋無功德而奪人之天下天之所以殛之也豈無故而然哉

按楊素之惡極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之盛闔朝
畏懼而依附之者靡然比肩接踵蓋有莽操懿溫之
志焉毗乃敢於糾彈真忠臣也隋文不能誅之卒致
仁壽宮之禍豈非自貽伊感哉

王通獻策不用

文帝仁壽二年

按文中子一代名儒也其言語醇厚蘊藉有洙泗之
遺風焉若駁雜者或出於附會也然隋文無帝王之
盛德而諂闕獻書衛玉求售孔孟家法固如是乎是
以後人不能無議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六

晚節父子兄弟相忌

文帝仁壽四年

按隋氏五子同母宜其兄弟輯睦矣而相凌相虐乃
更有勝於異母者良以文帝任術好疑獨孤氏偏心
鍾愛聽楊素之奸謀爲阿廢所愚蔽故陵葬之禍至
於五子皆不壽終雖貽謀不善亦欺人孤兒寡婦狐
媚以取天下之報也豈但勢鈞位逼而生亂乎

隋煬帝行幸江都

煬帝大業元年

按自古人主驕奢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桀紂之肉山
酒池九市長夜方之更甚然同歸於亾耳所謂彼昏

不知惟狂罔念也

劉炫對牛弘問令史

煬帝大業三年

按魏晉之時臺閣大臣上之委任崇隆其臣亦各持大體故屬寮亦得從容盡職自周隋以後日趨繁碎雖令史之微職毫釐之錢穀無不操之於六部者駁察往返索求賄賂事愈繁而天下愈不治矣炫之對弘其有見於治體乎聖人論南面居敬行簡正以此也

裴矩倡導通市西域

煬帝大業三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按人主苟有所欲則臣下無不從之如漢之有衛青霍去病張騫李廣利隋之有公孫晟周法尚裴矩崔君肅等彼皆有過人之才故能借朝廷之威力拓地開邊假內地之財貨通商懷遠抑知珍寶乃無用之物而驛傳有騷擾之繁車馬供億民力困苦官吏侵漁寃之無益於政事而貽害於閭閻多矣此漢光武所以閑玉門之關而宋太祖自大度河以外置之不問誠以保境安民而不務遠畧以啟侈大之心也周書旅獒之篇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有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以武王之聖克商之後西旅貢獒而召公奭猶作訓以誠之後世人君可不深以爲戒哉

唐

孫伏伽疏論聞過 高祖武德元年

按伏伽萬年縣法曹非諫官也而能直言若此高祖納之頒示遠近所謂興主賞諫臣可以爲子孫法

徐文遠答李密 高祖武德元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八

按李密才智疎濶而好亂豈能爲伊霍之事然文遠告之者則得其正矣其測世克尤爲灼見宐密之心服也

世民據武牢拒竇建德 高祖武德四年

按唐之王業混一成於此一戰郭孝恪識天意薛收知兵勢秦王能謀善斷蓋建德遠來利於速戰故秦王扼其咽喉令不得逞然後徐以破之生擒二子天下拱手定矣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庸人之論也然使建德從凌敬之書北濟河踰太行入土黨則唐自

救不暇洛圍自解何至一敗被擒哉建德起於羣盜
原不知兵其識見庸鄙乃不及其妻曹氏固無足深
論矣要之運數自有所歸故天奪建德之鑿而使之
就於死地也

唐定田租庸調法

高祖武德七年

按租庸調法卽古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也但新志所
載綾絀布綿之屬旣已太多而用人之力歲二十日
不役收其庸日三尺小民之財力幾何而能當此誅
求也或初定之制後有變更史臣未之詳歟治天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九

者斟酌於時事而立法定制未可拘拘於故紙也

傳奕請除佛法

高祖武德八年

按佛在西域其書初入中國止四十二章意在清淨
其後翻譯日繁假託者衆要之偏僻之法門非人倫
之正道也人主御世有君師之責自宜以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相傳大中至正之理繼天立極教養
斯世使天下之人皆有以遂其生而復其性何以佛
爲哉傳奕當唐室初興浮屠熾盛之時乃明目張膽
揚於王庭而攻之可謂各教于城中流砥柱矣非其

學識過人焉能持議不惑如是乎高祖聽其言而沙
汰僧尼大有裨於治道也

太宗論止盜縱欲

高祖武德九年

按人主多欲則聲色貨利土木兵革諂諛之臣逢迎
之以希寵而縱心逸志無所不至矣欲盛費廣賦重
民愁國危君喪恒必由之若寡欲則無此矣豈惟止
盜淑躬範世可以致邗隆之化起聖哲之譽太宗此
論誠帝王之心法也

太宗論中書門下不宜雷同

太宗貞觀元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按中書政本之地事務最重詔敕得失關係安危唐
設門下省檢察其制甚善而人情好同惡異權之所
在則俛首從之矣此太宗所以謂之亾國之政也以
諸葛之賢集思廣益彼少有違異彎弓下石者獨何
心哉

司馬光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論

太宗貞觀二
年

按禮樂之本在於人心太平既洽典章有秩作為聲
詩被之管絃功德見矣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
樂而知其德也昔六代之樂皆作於治定功成之後

故奕世而後觀之者猶能想像其徽猷後世如齊之
伴侶曲陳之玉樹後庭花適足以寫其荒淫之態輕
豔之情何德之可稱假如聖王在上文德武功從容
敷布依永和聲安見其不洋洋盈耳也太宗謂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固屬失言而魏徵謂樂誠在人和不
在聲音亦未詳盡其義蓋人和則聲音自和而樂之
本末俱備矣豈得謂律呂宮商僅屬伶人之事而無
關於治道之大也哉溫公論本末二者不可偏廢可
謂知禮樂之理者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一

房杜賢相

太宗貞觀三年

按端揆之地職在用人若不能薦拔賢士雖拮据細
務日不暇給無益於治此樊姬所以譏虞丘子也房
杜在唐室首稱賢相矣然由於太宗命之是太宗知
宰相之體房杜盡宰相之道豈不相得而章也哉

張元素諫營繕宮室

太宗貞觀四年

按營繕之廣至隋而極彼見天下富庶輕用民力故
卒至於亾太宗前惡之而後效之則以欲心之萌不
能自止故也乃借口於洛陽土中朝貢道均豈其中

情也哉然能聽元素之言爲之罷役則非庸主所能及也而元素直言極諫可爲天子之爭臣矣

畧未論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太宗貞觀四年

按隋文帝雖勵精圖治然不明而喜察一言已盡其弊如楊素之大奸楊廣之至惡皆不能知乃以察察爲能明不及近又安能及於遠也矯詐刻薄徒爲亂階而已

魏徵論民易化

太宗貞觀四年

按魏鄭公之賢人皆知其直言敢諫恥君不及堯舜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二

而不知其學術純正以王道爲心欲措斯民於唐虞三代之世也卽如貞觀之初太宗語及教化徵以爲易封德彝非之向非徵力與之辯則德彝之言見售而法律雜霸之術行矣幸而太宗用徵偃武修文外戶不閉庶幾刑措之化焉然太宗不能以德行仁無關雕麟趾之意是以捨根本而務枝葉侈言綏遠之畧未足以竟公之所學也惜哉

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

太宗貞觀六年

按長孫皇后可謂賢矣姜后之待罪永巷齊妃之致

警鷄鳴不能過也詩首關雎豈不以其內毗君德也哉

魏徵善始克終十思疏

太宗貞觀十年

按人主圖治尤貴於能思蓋居高臨下易生侈靡之端獻媚稱觴不聞讜正之論由是耳目漸以蔽塞事幾日以叢脞馴致百姓困窮社稷爲墟矣若知天命之靡常人心之難得兢兢業業慮危亡之不暇尚敢逸豫爲哉鄭公十思疏洵宥坐格言千秋金鑑也

馬周論恩結人心

太貞觀十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三

按周之此疏欲太宗恩結人心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而其所以結人心者在儉以息人常如貞觀之時而已蓋太宗性好營繕雖會聽張元素之言納魏徵之諫而洛陽宮大明宮飛山宮時復修造則勞民傷財未脫隋煬之舊習也故周言及之至於刺史縣令民生休戚攸關而不慎重其選一郡不得良刺史則一郡不治一縣不得良縣令則一縣不治積累而推廣之天下日以弊矣太宗能用馬周之言自選刺史而令京官各舉縣令一人此可謂後世之師法也

論創業守成難易

太宗貞觀十二年

按創業守成二者相較守成似易蓋創業必須英武之君而守成卽中才可勉也然一有易心則晏安逸豫之端開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是以伊尹告太甲曰天位艱哉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而又曰其難其慎由是言之則創業與守成誠未可分難易而太宗君臣相戒如此庶幾唐虞都兪吁咈之遺風矣

停羣臣襲封刺史

太宗貞觀十三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四

按秦易封建爲郡縣雖其私天下之心然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蓋自春秋戰國以來王綱解紐諸侯縱恣戰鬪不息虐害蒸黎故秦人懲其弊而罷封建漢人分封太侈又有七國之變晉之八王骨肉相殘是以唐宋以來遂停斯議迨明季王子弟於各省然亦不予之以護衛也今太宗欲宗室功臣襲封刺史旣與古諸侯之制不同且愚幼不肖之嗣抵冒邦憲必見糾懲是以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詔遂停襲封刺史而雙湖胡氏乃深駁柳宗元之論以爲封建井田

皆可行於後世是猶既有範金合土之火化而欲爲
燔黍擘豚之食已承上棟下宇之宮室而欲復營窟
櫓巢之居也豈其然歟宗元之論雖駁而未純如所
云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不
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嚮於子孫
也此未免以私心窺聖人夫聖人亦因天下之勢而
爲之所耳豈有心於其間哉至其所云彝王下堂而
迎覲者宣王南征北伐不能定魯侯之嗣問鼎射肩
天下垂盪無君臣之心末大不掉威分陪臣則字字
實錄也豈不深切於事情而爲後人之鑒戒歟然班
固又謂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而
魏之曹叅作六代之論亦謂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
然則如之何而可歟曰分王子弟與郡縣相參錯勿
使太侈相治其國不假以兵承襲之外與齊民等聽
其進取一體錄用則親賢之義兼得而不憂宗祿之
匱乏矣若功臣則依漢制食邑其亦庶乎其可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按奕之高識遁出流俗先韓退之而樹其風聲者也

太宗貞觀十三年

又考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嗚呼太宗此言可入典謨奕亦非僅太史之才也

親釋奠撰定五經疏

太宗貞觀十四年

按太宗之治可謂盛矣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大徵天下各儒增廣生員高麗諸國皆遣子弟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自漢顯宗永平以來未之有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十六

惜其推刃同氣蹠血禁廷根本之道未培故不能追美三代耳然五經正義今行於世則其功又何可少也

褚遂良諫發兵戍守高昌

太宗貞觀十五年

按貞觀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上欲以爲郡縣魏徵諫以爲不可遂良此疏與徵大意相同發兵戍守供辦衣資散有用以事無用固不若立君長以撫之也

朕此一鏡

太宗貞觀十七年

按徵受業於文中子故其學有本原才堪王佐觀其

盡言規諫慮事周詳憂深思遠引君當道雖仲虺傳
說之儔無以踰也或者以建成之事不無口實然管
仲不死子糾之難而夫子大其功如徵之格君救世
豈非仁者之功歟

罪蕭瑀崇尚佛教詔

太宗貞觀二十年

按蕭瑀爲梁武之後裔蹈乃祖之覆車佞佛求福望
垂具瞻自請出家尤屬可哂太宗此詔足以破其愚
蒙箴其陷溺乃其後房融王縉之徒何紛紛益其酸
而助之波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七

教太子修身治國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按太宗作帝範以戒太子且自疏其過差以爲不足
法可謂內照之明訓誨之切矣然十二篇中無遠色
之條寃之高宗受制於武氏豈非生平之愆在此而
明有所蔽耶

房元齡諫東征高麗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按高麗險遠難征太宗豈不知之哉特以突厥臣服
高昌薛延陀破滅西海天竺已奏蕩平鐵勒結骨咸
思執笏惟鴨綠東隅未服故必欲興兵致討以遂其

窮髮編戶之思耳然耗斲財力損傷士卒造船之役
劍外騷然踵跡秦皇漢武兩階于羽之化顧如是乎
房公之諫忠誠懇切可謂死不忘君社稷之臣也

其可諫立武氏爲后

高宗永徽六年

異國本卷補也

按武氏之禍開關以來所僅見者由於太宗貽謀不
善故高宗效而尤之溺愛衽席違復諫爭以致妖后
擅權攘竊神器屠害宗室流毒縉紳唐之社稷不丘
墟者幸爾蓋高宗爲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
而悅之則其烝淫之慾已萌及詣寺行香相對而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武氏蓋窺其隱情而狐媚以惑之矣及入宮立爲昭
儀高宗闇懦已受穿鼻雖有褚遂良韓瑗來濟之諫
何益哉然諸臣能以死諫可謂不負其職者也而橫
被慘禍不亦傷乎致堂胡氏責遂良應諫之於武氏
長髮之時則又書生之見蓋王后陰令武氏長髮遂
良何由知之若李勣之一言喪邦其罪固不容誅也

娑婆寐迺誕無實

高宗顯慶二年

按高宗之論娑羅門可謂明矣凡言拔宅飛昇者皆
妄誕也其合長生藥者不過金石草木燥熱之類毒

發必至傷人而世俗猶崇信而覲覲之不亦惑乎若夫保精氣節飲食慎起居乃却病之良方延年之土藥也

銓注官資高下之法

高宗總章二年

按唐之銓選猶有王制論定後官之意明初尚能爲官擇人至萬曆時有一冢宰定爲掣籤之法欲以示公而不知非銓部之職也識者於是有籤部之譏焉

太常議謚許敬宗爲繆

高宗咸亨三年

按許敬宗之惡極矣長孫無忌以元舅之親司空之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九

重蒙蔽簧鼓殺之於股掌之上所謂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者也博士謚之爲繆正以其比暱妖后陷害大臣豈但以寡恩於子女哉高宗庇之其事正與晉武庇賈充同而王福時無愧仲淹之孫也

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高宗儀鳳元年

按治國之道賞罰爲大况於軍政尤須信必唐初兵力過於秦漢以是破滅諸國生擒名王雖李靖侯君集李世勣蘇定方等知兵善戰亦由賞罰嚴明故羣帥咸盡其力克奏膚功耳迨高宗時遂有大非川之

敗又有青海之敗吐蕃由此猖獗正以賞罰混淆故也元忠時爲大學士直陳時事無所隱諱識見之超卓已如此其爲公輔之器可知然固本安人則又不
如狄梁公之疏之爲得計也

內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高宗永淳元年

按器識本也才藝末也有器識者必有才藝有才藝者不可無器識也王楊盧駱在當時誠爲俊才其不見知於當世乃宰相之過武后之言最爲得之行儉亦億則偶中耳嗟乎士之不遇而特命屯蹇以死者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早

其器識豈盡不及人耶吾不能不代爲之於邑已

魏元同論銓選之弊

高宗永淳元年

按取士之法鄉舉里選而試之以經義策之以時務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至於用人之權雖在吏部然內而各部簡其僚屬外而撫按薦其守令固所以共贊皇猷熙績亮工也元同爲吏部侍郎而思矯其偏重之弊其持論可不謂公乎

陳子昂論羅織之害

則天垂拱二年

按武氏以徐敬業之舉盛開告密之門而周興來俊

臣等共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子昂此疏直陳無隱內引隋煬漢武往事尤爲明切然武氏終不悛改自周興來俊臣之死眠者始得貼席嗟嗟何物老嫗殘賊如此而竟得以牖下老耶幸有駱賓王之檄千載而下讀之每爲擊節通鑑節畧其文故茲編不載非遺之也

徐有功蹈道依仁

則天萬歲元年

按有功用法平恕可謂賢矣謂之第一人則未也當時之第一人惟狄梁公足以當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則天聖曆元年

按狄梁公之所以轉移武氏者全在姑姪母子數語而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尤爲卓論卒薦張柬之爲相與崔元暉等共誅二張傳位太子反周爲唐功同再造所謂百代殊絕人物其在斯乎

狄仁傑安撫河北

則天聖曆元年

按敵國憑陵奸盜竊發或失陷城池或驅逼官爵雖其罪不可逭然勢有所不能抗力有所不能支又如百姓被擄尤爲慘毒事定之後自當原情以議之安

集以綏之未可執一定之法也昔漢高帝時代相陳
稀反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亾其二十城請誅守尉
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亾罪夫守尉
有兵力之權法所宜究而高帝赦之誠揆於時勢而
酌之以情理也明之末季流寇陷城者司寇持主將
不固守之律槩擬之以大辟州縣有司無一卒伍何
云主將寃亦甚矣梁公爲安撫大使凡爲突厥驅掠
者一無所問由是河北遂安卓哉元老壯猷豈非民
命之所依託也哉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聖二

吳兢疏諫猜忌相王

中宗景龍元年

按中宗之昏暗更有甚於晉惠當其幽於房州與死
爲隣賴張柬之等不顧家族以徇社稷復辟未幾縱
韋后與三思淫亂聽讒言俾五王慘死太子重俊殺
三思崇訓差快人心旣加之以逆名又欲株連相王
向非吳兢之奏則相王有累卵之危而又何以有開
元之治也

盧懷慎每事推姚崇

明皇開元二年

按史以盧懷慎時人謂之伴食宰相溫公曰崇唐之

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秦誓曰如有一個臣懷慎之謂矣愚謂懷慎推賢讓能不惟與姚崇同心且臨終能薦宋璟雖未及一個臣亦鮑叔子皮之亞也史臣以伴食譏之其見鄙矣

宋璟蘇頌同平章事

明皇開元四年

按通鑑默啜攻拔曳固爲拔曳固所殺郝靈荃奉使在突厥拔曳固以其首授之靈荃因人以爲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至於璟之爲相務在擇人數語盡之矣而前有房杜後有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皆由於協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三

心輔佐公忠體國也匪是而爭權妬才政本之地何賴焉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明皇開元五年

按貞觀之制最爲盡善其後政多私僻伏下隔絕紛紛更易其各絕無裨益宋璟爲相奏復舊制則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誠可爲後世奏對之定制也

司馬光論太公廟配享十哲

明皇開元十九年

按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爲治之善經也古者在泮獻

敵則用兵習射之事皆當於學校中講求之唐明皇
置太公廟以張良等爲十哲與先聖先師抗衡失其
義矣溫公之論卓哉

明皇開元二十一年

按唐之賢相可稱社稷臣者必推魏文貞公狄梁公
次則宋文貞公韓休能守正不阿是亦三公之流亞
也嗟乎輔弼之地凡事關君德淑慝天下治亂而容
悅者以順指爲優柔得相體相體固如是乎蓋張禹
胡廣之流禍於天下也久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

按九齡風度凝遠識照澄朗余讀其感遇詩託興於
丹橘紫蘭比類於孤鴻珍木風騷再見淹密篤厚思
深哉其欲斬安祿山也以失律喪師察其有反相也
必其悖逆之氣見於眉宇豈果有唐舉之術哉而明
皇巧言詆之卒致播遷之禍天下幾亾後乃追悔致
祭曲江亦何益也王昌齡有詩曰姦雄乃得志遂使
羣心搖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計不用萬里
空蕭條哀哉

崔沔宗廟不必加邊豆議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

按毛血元酒以祭祖先上古之禮也而周公制禮於邊豆簠簋樽壘並陳者蓋不忘其所自始之義至於園陵之時膳職貢之遠物薦新之順時稼蒐之盡誠莫非由禮以立訓因時以制範崔沔之論可謂詳矣殆博物明禮之君子也

韋述請依儀禮喪服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

按時太常卿韋緇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故述議駁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五

之若此蓋五服止於總麻此外有袒免之服袒者偏脫右袖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

張九齡諫太子不可輕搖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

按明皇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琬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寇諸子於是駙馬都尉楊洵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而惠妃之譖行矣九齡在位太子得以不動迨九齡

罷相楊洄復行構陷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一則曰
此主上家事再則曰此陛下家事祖徐世勣對高宗
之言而瑛瑤瑒三子旣廢復賜死於城東驛何其慘
哉乃未幾大理奏鵲巢獄樹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
稱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范氏有言明
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
理滅矣焉得久而不亂不信然乎

楊貴妃妬悍有寵

明皇天寶五載

按明皇始固英明之君也迨天寶以後而昏闇之極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矣所以然者以女色蠱惑其心志而奸臣蒙蔽其耳
目也夫夏以妹喜殷以妲已周以褒姒三代之亾皆
是物也然或相隔者數百年慮不動於耳目若明皇
者親見武氏之移唐社稷殺李氏子孫韋庶人穢汚
宮掖賊弑中宗是宜痛心疾首丁寧告誡垂訓百世
比於毒藥猛獸莫敢犯其爪吻試其鳩砒也夫何登
庸未幾而武惠妃有寵竟欲立爲皇后惠妃乃三思
之再從姪也豺狼同穴梟獍共林踵其家風譖殺三
子驪姬之妬申生重耳等千載同一轍矣幸壽命不

承天去其疾乃復沉溺於楊太真夫衛宣有新臺之
行而翟人滅其國楚平受無忌之讒而子胥鞭其墓
明皇亦粗知涉獵乃甘心爲此禽獸之行何哉至於
織繡之工珍玩之獻荔枝之貢竭天下之物力媚一
妖妃而韓虢鉅錡號爲五家四方賂遺輻輳其門天
下從風而靡紀綱已大壞矣又令祿山出入禁中爲
貴妃兒錦繡襪襪金錢厚賜或與妃對食或通宵不
出而醜聲之聞於外言之殆汚人齒頰矣源陽鞞鼓
動地而來倉卒西幸國忠被誅馬嵬縊死輿屍驛庭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一枝濃艷雲雨巫山安在哉唐人如杜甫之北征麗
人行元稹之連昌宮辭李商隱之馬嵬莫不咏嘆其
事出風入雅而白居易之長恨歌云六軍不發無奈
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
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及其東歸
也猶不悛悔方士覓其覓覓釵合表其深情何其癡
迷荒惑終身不悟也胡致堂謂歲徵額外錢帛供宮
中賜宴則毒遍天下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
喪師二十萬則毒深西南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救

則毒遍畿內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逆則毒甚兩河
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是雖無武氏梟雄之
才而其敗國亾家殆與妹喜妲己褒姒而四之矣或
者以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敏善承迎上意止
於識慮不遠殆未取天寶之時事而深考之也總之
明皇一念之差遂致如此蕩覆宮闕殘害生靈噬臍
何及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女壯勿用取女衽席之
間宗社之安危民生之治亂係焉爲人君者慎勿以
婦人女子爲易與而忽之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八

府兵日益墮壞

明皇天寶八載
墮讀曰墮

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又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誠以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也唐之府兵深
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其居處教養皆有節目此高
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迨諸衛府兵貧弱逃亾是宜優
恤而操練之以復國初之制則貧者富而弱者強矣
夫何張說建召募之議兵農始分於是更命長從宿
衛之士曰彊騎未幾改爲飛騎至是李林甫復奏停

折衝府上下魚書於是府兵之法全壞而不可復振矣歐陽修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浸墮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旣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

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並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觀二公之論有唐一代之兵政可槩見矣人臣謀國慎勿輕變祖宗之法度哉

林甫國忠相繼爲相

明皇天寶十一載

按天下治亂在於宰相明皇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

遲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至開元三十二年始擢李林甫爲禮部尚書與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至二十四年耀卿九齡同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由是蔽塞人主聰明自專大權釀成禍亂天寶十一載林甫旣死此時卽選用賢者猶恐不濟乃又用楊國忠爲右相二人者市井斗筲椒房統禩宅揆秉均欺蒙恣肆天下焉有不立敗者哉連昌宮詞曰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李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以分矣此確論也履霜堅冰之漸爲人主者烏可不戒

顏真卿舉兵平原

明皇天寶十四載

按祿山不兼三道節度使則必不能反不以蕃將代漢將則必不敢反明皇旣使之兼三道節度封爲郡王又從其以蕃代漢之請蓋教之使反也是時天下之人皆知之豈真卿之賢而不知乎河北土厚水深人多貞烈真卿一呼遂羣起而應之腰斬賊黨段子

光莖祭李盧二忠臣由是諸鎮咸推真卿爲盟主功
雖不成而兄弟大節已表著天下矣義士寧止一人
耶其後宋丞相文天祥過平原縣有詩弔之曰平原
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
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卅七郡速連盟
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
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
威靈哀哉常山賊鉤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
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十一

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
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祀於今六百年忠
精赫赫雷行天

顏杲卿二門死節

肅宗至德元年

夏父于書西

按天寶以後權幸用事其時趨勢附利依聲附影者
何可勝道而正人耿士沉沒於下僚屏棄於外郡祿
山反逆長驅河洛真卿兄弟內無金張許史之援外
無方伯連帥之任僅僅一郡守耳而糾合同盟奮與
義旅剪除兇黨梗其吻喉井陘之道旣通漁陽之路

幾絕安史所以徘徊狼顧不敢徑直西向者以是故也然杲卿晝夜拒戰力竭城陷闔室慘死真卿雖名重當時後亦爲盧杞所陷死於李希烈之難甚矣君子之不幸也

大哥哥舒翰兵潰靈寶

肅宗至德元年

按明皇之時天下承平已久中原武備廢弛一旦祿山反叛以幽薊勁銳之兵長驅河洛各鎮望風奔潰人心風鶴其勢然也然李郭之師已由太原出井陘而又有顏真卿盧全誠等爲之犄角漁陽之路再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二

倘聽哥舒翰之奏深溝高壘以逸代勞賊之授首可立見矣奈何楊國忠與舒翰有隙恐其抗表誅之遣中使趣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出兵撫膺痛哭蓋知其必敗也然使舒翰伏兵於險出奇制勝亦未必至於大敗乃以二十萬之衆陣於靈寶出隘道七十里爲賊所乘翰之罪可勝誅哉夫翰亦西陲名將身經百戰然而一敗塗地者耄而昏憤闇於計算權由中制而中心無主也高仙芝封常清旣以邊令讒之讒而受誅哥舒翰復以楊國忠之忌而撓敗天下之不

亾者幸也人君御將其勿輕爲掣肘歟

楊國忠楊貴妃被誅

肅宗至德元載

按明皇西奔至於馬嵬人知楊國忠之被誅而不知其妻與子之俱誅也人知楊貴妃之受縊而不知韓國秦國虢國之俱死也富貴烜赫曾幾何時父子兄弟俱遭屠戮橫尸路衢飽於烏鳶爲奸佞者亦何利有此哉韋見素無譽無咎宐其免矣當斯時也人心憤怨安危之機在於俄頃使非明皇割愛則六軍之士亦必剗刃於貴妃潰散而歸不肯隨幸而恢復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三

局隳矣幸而明皇見機殺一女子以安衆心然後整隊西行無所疑畏此杜子美詩所以咏之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殖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蓋許明皇有悔過之萌也然非韋諤高力士之言明皇亦安能奮斷以收拾此旣散之人心也哉余故剗而著之於篇俾爲君相者皆當以人心悅服爲本然後能常守其富貴也

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

肅宗至德元載

按泌之才智子房之儔其計奇其功偉而超然游於

物外觀其不肯受職欲廁身賓友之列則其自處固已高矣世或以好談神仙譏之未足以知鄴侯也

張興詈賊

肅宗至德元載

按興僅饒陽一裨將耳明晰君臣之大義又所以爲賊謀者至善乃思明不悟殺之極慘逆賊之罪上通於天矣而興之英蒐忠鬼奕奕足千古也使得早膺知遇授鉞秉麾功名豈遜於李郭哉

李泌論賞功官爵

肅宗至德二載

按五等之爵以酬功臣此周漢之善制也若但賞以官則官至宰相遂無以加矣况子孫世襲與國同休人皆自知愛惜豈非安上全下之道乎然祿位與茅土皆非長源之所志所謂鳳凰翔於千仞又非常格之所得而拘也

廣平王俶收復西京

肅宗至德二載

按澧水之戰郭子儀等不遺餘力矣李嗣業王難得僕固懷恩等奮身血戰又得回紇葉護爲之助乃克有功否則安守忠李歸仁等賊亦未易破也僕固懷恩請以二百騎追之乘其奔敗不及喘息自可生縛

惜廣平王未之從而拜葉護馬前以免子女俘掠華
燹莫不歎泣屈一已以全萬姓可不謂之仁乎

李泌論建寧王之寃

肅宗至德二載

按肅宗親見明皇之殺三子又受李林甫之讒陷弗
保朝夕及其卽位以建寧之賢屬其愛子而被譖以
死何其諳也鄴侯於同榻就寢之時懇切求去言人
所不能言以安廣平王是謂社稷之臣豈但曰奇士
而已乎

張巡許遠死節

肅宗至德二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五

按睢陽江淮之保障睢陽不守則賊鋒及淮甸而江
浙俱受其憑陵財賦不入於關陝中興何資焉巡遠
之效死勿去蓋以此耳善乎昌黎之言曰守一城捍
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
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亾其誰之功也斯言信矣若南
霽雲壯勇慷慨斷指座間抽矢浮圖與巡遠同時授
命良可悲矣溫公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付
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壘粉賊手何爲善
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嗚呼賢奸莫辨用舍混淆

忠義之士要不以此易其慮也

司馬光論姑息之政

肅宗乾元元年

按治軍以禮溫公之論善矣肅宗以一事之苟且而貽百年之大害謂之何哉

楊綰論取士

代宗廣德元年

按取士之法自當先行後文唐虞之世敷奏以言亦未嘗不以文見也然又曰明試以功則其不專尚文辭可知矣綰之此疏頗爲合宜但明經進士分爲二項已久當時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其後宋與明率用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六

其法定爲三場試經義論表判策似亦不可易也

顏真卿論論事不宜先白宰相

代宗大曆元年

按言路之通塞實關天下之治亂時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是壅蔽人主之耳目以徇臣下之私弊耳况李林甫楊國忠之禍會幾何時而載復蹈之真卿直發其隱其爲代宗謀者切矣乃反謂真卿爲誹謗貶陝州別駕元載之奸固不待言而代宗欲成孤立之勢何其闇也

楊炎片言移主

代宗大曆十四年

按財者生民之命天下之公物人主爲天下司之而已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人則天下平矣歛天下之財私之於一已則天下亂矣此大學所以懇懇畱意也楊炎奏復舊制其知爲政之理哉

楊炎改作兩稅法

德宗建中元年

按唐之租庸調其初行之固善矣及至德之後藩鎮有司任意徵派豈復有一定之數哉楊炎改作兩稅法凡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額則雖祗一時之弊而其額內之濫徵者固已不少矣此陸宣公所以論之以爲失其原而不得其要也自此以後多用炎法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二月卽明之一條鞭法亦兩稅之遺意耳

劉晏善理財

德宗建中元年

按軍興之際度支旁午必資財利而言財利者往往搜剔利孔多方朘削甚而一切弊政無所不爲雖濟一時之急然綱紀廢弛官吏侵漁天怒人怨而國不

可爲矣漢之桑孔宋之王安石賈似道皆是也劉晏之理財以養民爲先固已有合於君子之道而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不肯多置官以擾民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爲永遠之慮又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此其敏練周詳蓋有足多者焉史臣稱唐中僨而復振晏有勞焉然其後不免受誣而死者則以庾準希楊炎之意德宗不核其實而受其蔽耳余悲世俗不察而猥以晏之勤力體國與裴延齡趙贊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郭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

德宗建中二年

按汾陽王克復兩京伸威塞外再造宗祊奠安海宇雖中遭讒謗毫無芥蒂史臣謂其忠貫日月神明扶持愚則謂其誠足格天故上不疑而下不忘也功居其至德亦居其至易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者其斯人與

陸贄論天命由人

德宗建中四年

按德宗銳意用兵科歛太甚以致姚令言朱泚之變與藩鎮朱滔李希烈等相呼應唐室幾亾此由人事

所致豈關天命宣公稱引詩書謂天命由人其言明
晰非其學之有本烏能如是乎後世君臣不修其德
而以禍亂譏之天命者亦可以知所悔悟而痛自刻
責矣

顏真卿拒李希烈

德宗建中四年

按盧杞惡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
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
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及李希烈叛上問計於盧杞
杞因是陷真卿奉命宣慰許州詔下舉朝失色而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九

卿乘驛徑往夫真卿以三朝舊臣名重海內奉命馳
驅固不以死生爲念然以真卿之賢年已八十不用
之於宰衡之地以均平海內而宣慰叛逆竟爲所害
賊臣盧杞固不足責德宗甘心棄擲元老亦獨何哉
史稱其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其英烈如嚴
霜烈日可畏而仰信乎

興元赦詔

德宗興元元年正月

按德宗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建中四興元一貞
元二十一興元罪已之詔乃陸贄之文所謂悔過之

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
堙也李抱真入朝言於德宗云山東宣布詔書士卒
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乎也易曰其言善
千里之外應之信然哉

陸贄論瓊林庫

德宗興元元年

真不致上書未

按德宗播遷於奉天遣徒步出城覘賊乞一襦袴而
不能得供御止有糲米二斛緹人於城外采蕪菁根
而進之其窘迫至於如此幸而解圍諸道貢獻戰守
之功未行賞賚而貯之行宮廡下榜曰瓊林大盈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夫軍食爲急何取瓊林日給不足何取大盈揆名思
義愚亦甚矣向非陸贄之諫恐奉天城中又有姚令
言之變也

陸贄論羣帥異心

德宗興元元年

一書前

按懷光解奉天之圍未得一見乃頓兵不進上書表
揚杞等罪惡德宗雖爲之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而
懷光內不自安已有異志遂與朱泚通謀李晟恐其
有變爲所兼併請移軍渭橋而李建徽楊惠元猶與
之聯營故贄深爲之憂而具此奏事機已彰間不容

髮乃德宗不能洞燭尚恐懷光悵望更俟旬時未幾
建徽惠元之軍遂爲懷光所奪蓋德宗自以爲聰明
凡事持之有說而不知其苛察小智不足以與於日
月之明也人君苟非博物窮理而欲以應天下之事
變其不舛錯而眩瞽者鮮矣

袁高論盧杞不可復用

德宗貞元元年

按杞貌醜學疎本無可取德宗悅之徒以其善於迎
合耳其殺楊炎陷張鑑擠顏真卿於死地排李懷光
而使之反洵所謂窮兇極惡也向非袁高執奏廷爭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空

則杞將復用而危宗社矣然杞竟得保首領而死德

宗於是乎失刑已

陸贄論區處後事疏

德宗貞元元年

按德宗使問贄河中旣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
條奏贄以河中旣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
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
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
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
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

復起乃上此奏德宗用其言於是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其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夫朱泚平懷光滅而李希烈僭號稱帝以理論之固當進討然人情時事又有未可概論者蓋希烈豕突鴟張旦夕將斃若用兵不已則河朔青齊疑惑煽動此贄之識慮長遠所以言必中肯也非王佐之才烏能如是

李泌論府兵宜復

德宗貞元元年

按府兵興廢之故鄴侯言之詳矣誠兵制之宜復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二

但自張說募長征兵爲曠騎而京師與各道莫非召募之兵况各藩鎮私其財賦以民養兵多者六七萬少者二三萬一旦罷歸田畝獷悍之夫寧肯甘心棄干戈執耒耜則府兵亦未易復也其後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强

也然究亦不能行者蓋復之於開元之時則易復之於貞元之時則難君子是以深咎張說之誤國耳

李泌論保全功臣

德宗貞元三年

按李晟平朱泚馬燧平李懷光厥功大矣德宗未免有猜忌之意泌於入見時面陳之無所回護俾其君臣釋然上無怨而下遠罪保全甚大然亦由其高風亮節足以取信故也若使他人效之則德宗將詰之曰我君臣本無嫌隙何以忽造此語欲行離間如是則身危故言一也言之人異則聽者亦異矣記曰量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人臣之進言於君者其量之哉

李泌諫廢太子

德宗貞元三年

按鄴侯歷仕三朝弘濟中興謀畧無方奇計偉績固不可勝述而於肅宗之時保護廣平王俶德宗之時保護太子誦余每讀其論諫之辭未嘗不流涕也至誠懇切聲淚俱下故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而全國本於不搖由其脫屣功名而仁智宏深也孟子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微斯人其誰與歸

德宗與李泌論宰相

德宗貞元四年

按泌之論相審矣而其謂君相所以造命則尤超出古今之見說者每以德宗猜忌刻薄而少之然於奉天危難之時能用陸贄於宰相多人之中能信李泌其顛沛而不至於喪亾也不亦宜乎此夫子所以猶有取於衛靈公也

陽城伏闕論裴延齡

德宗貞元十年

按陽城之未見也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譏之誠是也蓋既以處士名高徵爲諫議大夫夫人皆想望風采自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何數年之久而尚無所表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四

見耶然賢者固未易測迨陸贄坐貶德宗之怒未解天下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城則率諸言官守延英門上疏極論然後公論大伸而贄與延齡之賢奸愈著至於壞白麻而慟哭何其壯也歐陽永叔謂其一諫而罷以塞其責持論太苛夫論人先觀其大節如陽城者迹其人之始終謂之直臣可也卽謂之有道之士亦可也豈僅謂之善人而已哉

杜黃裳論治道

憲宗元和元年

按三代以後知治體者寡矣黃裳此論謂明主勞於

求人而逸於任人深得聖門居敬行簡無爲而治之
旨又謂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始有感於德
宗之世而云然乎

白居易論吐突承瓘不宜爲都督

憲宗元和四年

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雖以郭子儀名將尚爲掣肘
憲宗乃以承瓘爲制將其贖法紊度亦甚矣明末用
中官爲總監分監皆稱軍門卒受其弊以至亾國可
哀也夫

李絳論魏博不必用兵

憲宗元和七年

東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五

按絳之策魏博如指諸掌未幾田懷諫果以幼弱軍
政決於家僮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士卒大譟請田
興爲留後興遂申版籍請官吏魏博六州不煩一旅
復歸朝廷絳之謀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

憲宗元和十二年

按雪夜擒吳元濟其謀奇其功偉其膽識超出羣將
之上亦由其家世忠孝故克奏膚功也

李愬論用兵

憲宗元和十二年

按愬之平淮西功固偉矣而其所以居功者尤爲盡

善蓋橐鞬出迎拜於道左既使人知朝廷之尊還軍
文城又非諸帥怙功欲專地爲私利者比其論用兵
始末深得韓信出井陘破趙之意而史家之文亦頗
似之若晉公之推誠置腹以蔡人爲牙兵令反側悅
服不復再叛文武同心剪除兇逆此則憲宗能委任
人以責成功之效也愬賜爵涼國公度賜爵晉國公
策功勒銘不亦宜乎

韓愈諫迎佛骨

憲宗元和十四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利益之說自王公以迨士庶趨之如鶩未易拒而關
之也韓文公以昭曠之識摠忠懇之詞雖獲罪一時
而天下由此知佛教之非是而排之者亦遂衆矣蘇
軾潮州碑云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
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唐書傳贊謂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
楊雄爲未醇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
復奮始若末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
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

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向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
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噫自戰國以至於唐儒
者見理之明未有若退之者也憲宗有如是之臣而
不能用旣迎佛骨又餌金丹曾未期年受其禍矣哀

哉

文淵刺史領支郡兵馬

憲宗元和十四年

按摧鋒陷陣武夫之長技也然總統之任則當兼用
文武况州縣之兵可不歸之刺史乎自唐興以來邊
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往往入爲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及開元
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駿張說杜暹蕭嵩李適
之等是也至德以來節度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將
文臣束手故易於作亂若以刺史領之自足以制悍
弁而杜亂萌其後宋太祖用文臣知州趙普請設通
判議蓋本之於此

李翱論逸欲易生

憲宗元和十四年

按翱爲史館脩撰上此疏蓋見憲宗有驕侈之意而
皇甫鎛程异以聚斂小人同日拜相朝野駭愕則城

復於隍之漸可知矣。翺謂大功之後逸欲易生，真見微知幾之論。而用忠直，屏邪佞，六政尤得其本。惜憲宗之不能行其言也。

裴潏諫餌方士藥

憲宗元和十四年

按潏爲起居舍人，愛君可謂至矣。其云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又云金石酷烈有毒，尤爲灼然之見。憲宗不聽其言，而服柳泌金丹，日加燥渴，卒以藥發殞身。由於理之不明，爲奸人所欺也。

裴度論元稹朋比姦蠹

穆宗長慶元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八

按元稹頗有文名，而其所爲乃至於此。雖位至平章，進不以正。由於患得患失，希圖大用，遂沮壞老成之謀，撓敗軍國之計。罷度兵柄，爲東都留守，再失河朔，未必非稹之由也。元和之時，以文章顯者，又有柳宗元與王伾、王叔文爲黨，貶竄遠州，竟死荒裔。雖其言語表見於後世，然品行不端，華藻奚補。是以君子重操修而慎坊表，誠知比匪之足傷，審名教之可樂，故不以彼而易此也。

再失河朔之由

穆宗長慶二年

按用兵之道在於任將是以古之帝王命將出師推
轂授鉞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故事無沮滯而克奏膚功也後世人主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未諳韜鈴不覩行陣自謂知兵其
所與謀議者非左右衛帥則二三宦官而已方畧固
已尋常安能中事之竅要陸贄奏議有曰鋒鏑交於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
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
死綏之志可謂切中其病矣况節度偏將皆有監軍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九

驍果自隨羸懦出戰賊皆精銳我盡烏合雖各臣宿
將豈能迅掃寇氛哉觀唐之再失河朔鑒戒昭然而
明季又蹈覆轍所謂與亂同道罔不亾也易曰師貞
丈人吉无咎又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爲人君者宜
選將練兵委任大帥而責成之其中使監視乃必敗
之道勿以爲嘗試也

韋處厚請用裴度

穆宗長慶四年

按裴度在當日可謂賢矣而爲李逢吉所沮穆宗不
能用乃憾時無蕭曹如度之風規識力豈但蕭曹之

匹耶處厚上疏直陳殆超然於朋比之流者已

劉蕡對策

文宗太和元年

按敬宗游戲無度狎匿羣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爲
劉克明等所弑文宗初封江王王守澄以衛兵迎而
立之是以劉蕡對策痛哭流涕而陳之蓋以宦官輩
先弑憲宗又弑敬宗兩朝之賊未盡伏誅爲人臣子
者不容一息自安也乃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不敢
取李邵上疏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亦置之不報何哉
蓋其時君臣上下咸畏宦官之橫莫敢撓其鋒雖賢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十

如裴度者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其後甘露之變聽李
訓鄭注之邪謀不論有罪無罪欲盡誅之則又悖謬
失策殿廷之間死者一二人王涯賈餗舒元興等
駢首就戮此時文宗寄息偷生豈不哀哉范祖禹謂
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洵至論也

司馬光論姑息之非

文宗太和五年

按盧龍節度使李載義與敕使宴兵馬使楊志誠作
亂載義出奔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以爲因而撫之
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又維

州之議因與李德裕有隙沮害其功大抵牛僧孺庸鄙無識偷安取容徒以黨與衆多竊位盜名此温公所以深譏之也

杜牧原十六衛

文宗太和七年

按養兵之法莫善於府衛莫不善於召募乃唐自張說變府兵爲彍騎之後遂不能復豈終不可復哉在爲之以漸耳牧之此論爽健瑰瑋通達國體爲人主者宜書一通置之座右

杜牧戰論

文宗太和七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按鑑言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此論謂天下視河北猶四支正發明中策之意而文之奇崛縱橫有虎踞龍蟠之氣

杜牧守論

文宗太和七年

按牧之此論深咎姑息之失策而欲守邦者以爲永
戒也蓋禮樂征伐之權宜出於天子乃自肅宗乾元
二年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
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於是李懷玉殺元
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爲節度副
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其後史朝義旣滅河
北諸州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李寶
臣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雖各藩臣實同化外乃至
梁蔡吳蜀莫不效尤攘奪戍殺洎於五代幾二百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二

則以肅宗貽謀之不善不自大曆貞元而始也而唐
之子孫膺天位者奉之以爲不易之經不亦謬乎牧
謂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所以裁其欲而
塞其爭温公謂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
以治之愚謂禮之與兵不可偏廢必也揆文奮武先
治內而後治外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綱紀振飭法度
修明自然戰必勝攻必取弱者歛衽而悚息强者弭
首而聽命譬如善御者之齊其銜勒揚其鞭策履繩
中規取道致遠斯爲守邦之大道也故曰御四馬者

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杜牧孫子序

文宗太和七年

按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不對以衛之所急者非陣耳而後之儒者諱言兵事若是則孔子何以云我戰則克而夾谷之會何以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具左右司馬以從也杜牧之序孫子曰刑者政事也其知兵矣夫六部有兵曹爲其官而曰不知其事可乎哉

司馬光論唐文宗不能去朋黨

文宗太和八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三

按憲宗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耶李絳對曰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愚謂君子與君子合可謂之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與小人合可謂之黨而不可謂之朋君子以義合者也同心爲國何謂之黨小人以利合者也見利則趨何謂之朋世俗不察凡同類者槩謂之朋黨人君不能無疑而多方以防之設術以馭之於是乎相爭相角糾纏而不可解而國事日壞若使乾剛獨斷離照當空不問其何朋何黨也惟賢者進之不

肖者退之而無所猶豫二三於其間則朋黨之說不足爲害而國是立於一矣牛僧孺李德裕雖各有黨然亦自有是非文宗未能執要秉衡以御之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人主之心無黨朝中之黨自化未見其爲難也温公謂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其論確矣

劉從諫表諫王涯等寃死

文宗開成元年

按宦官洒掃宮闈自古所不能無若弒逆大罪法所難宥文宗但當討其首惡與同謀者豈有盡誅之理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四

乃聽李訓鄭注奸邪之謀稱兵殿陛反爲士良等所殺王涯等身爲宰相豈盡不知偷合苟容不行諫正禍起蕭牆身遭慘死温公所以以足折刑剗譏之也但誣以構逆則非其本罪而親族士庶橫被株連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有如草芥賴從諫此表鄭覃李石粗能秉政未可以從諫後來跋扈遂以人廢言也

魏謩諫召李孝本女入宮

文宗開成元年

按謩之進言綽有文貞之風文宗優爲制詞以賞之

可謂能受言矣至宣宗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讜切無所回畏帝嘗曰朕心憚之卒以剛正爲令狐綯譏罷所謂亢宗象賢世濟其美者也

平 李德裕論政事出於中書

文宗開成五年

按文宗崩仇士良等立賴王爲皇太弟是爲武宗於是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因進此言夫政事不出於中書此天下之大患也人主所與謀議者旣別有人則宰相爲虛位賢者必以義引退其不肖者隱忍苟容固寵求利而已及其事僨宰相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五

曰上未嘗與我謀也所與謀議之人曰我非宰相也天下焉有不亂之理乎

杜牧上李德裕討澤潞書

武宗會昌二年

按董重質論淮西上黨人心形勢不同洞若觀火杜牧留心時事上書德裕德裕能用其言卒以成功信乎國家大事在乎宰相之虛懷采納也當時藩鎮之弊詭譎百端大約桀驁者公然鴟張効順者亦多觀望擁兵近地坐支饋運朝命督催或圍一城攻一堡以塞責一者借賊以自重二者糜餉以自養况其中

有不得已而出兵暗通線索心懷叵測且利於官軍之敗而爲之代求旌節又豈肯血戰以滅之乎此淮西澤潞非裴度李德裕力主之必不能平也

李德裕平澤潞方畧

武宗會昌四年

按德裕佐武宗禦回鶻平澤潞功誠偉矣亦由武宗能信任之言聽計從故耳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咄嗟指畫動中機宜豈非經濟之長才威望之重臣歟但處置亦有未盡善者如郭誼等旣降而復殺之是失信也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六

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又使人求牛僧孺李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則未免出於報復之私意耳嗟乎人才實難以德裕之才學道包荒則庶幾房杜姚宋之儔矣乃終不能消化所謂豪傑而未聖賢此其所以不免於貶竄歟然元和會昌賢相自當並稱裴李若僧孺宗閔之徒又何足比數也

盧攜論百姓饑困

僖宗乾符元年

按百姓國家之根柢也朝廷政事清明綱紀不紊舉措得宜賞罰克協則人心悅服天意降康陰陽調和

風雨以時而閭閻咸得免於饑寒有父母兄弟妻子之樂矣唐自天寶以後姑息養安藩鎮逆命焦焦然日相尋於干戈然而天下未至大亂者由人主尚有憂勤之意宰執尚有弼亮之賢也自懿宗以來主暗臣奸百度俱斁同昌公主薨殺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此何理也服玩每物百二十輿餅餽四十橐駝以餉輦樞之夫明器輝煌三十餘里又廣造浮屠導迎佛骨公私音樂沸天燭地儀衛之盛過於郊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愚亦甚

矣其他政事舛謬難以殫述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兼以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黃巢之徒乘閒竊發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吳楚閩廣所在剽掠天下蕭然僖宗方且專務遊戲狎昵樂工伎兒賞賜無度蹴踘鬪鷄殺戮諫臣王鐸奔敗江陵不守諸軍屢奏破巢率皆不實惟劉巨容荆門之捷窮追可以

有奸邪之相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元載等是也是數者有一足以亾國周公之訓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爲人君者不可不鑒於有唐

後梁王

太祖開城抗許

軍之起而東

按梁使李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李嗣昭在圍中其氣甚危晉王遵父遺命親往解圍大敗梁兵晉軍之氣始振此朱溫所以大驚而嘆曰生子當如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九

亞子也

中其晉王拒梁軍於栢鄉

太祖開平三年

按以逸待勞乃兵法之最要用騎與用步又自不同梁兵多而且精晉軍挑之何故不出分道以追至河卽退又閉壘不出多造浮橋正欲待晉軍之疲而乘之也晉王但知遠來之宜速戰而不知衆寡之不敵騎兵壓賊壘門不得馳騁梁軍若更番迭戰晉與鎮定力必不支此退保高邑誘賊離營非老於兵法者不能知也又按栢鄉之野河今無此名惟高邑涉水

夏秋間或流至城下或由城北十五里東流土人謂
槐河其實非也但水不甚濶無庸浮橋或古今地氣
變遷水勢大小有不同耳

晉王大破梁軍於栢鄉 太祖乾化元年

按晉軍退屯高邑令史建塘壓梁壘門而詬之蓋誘
之戰也自己至午兩軍合戰德威不肯遽擊者待其
疲也晡後人馬饑困皆思退矣因而以精騎乘之土
崩之勢也蓋自夾寨之戰梁軍已奪氣矣况與無名
之師晉王合三鎮之兵以拒之乎此一戰也可以決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

晉之必興梁之必滅矣

後唐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莊宗同光元年

按承業慷慨直諒始終一心不惟唐室之義士亦晉
王之忠臣也孰謂宦者之中而有斯人哉若前禮部
尚書蘇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
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
之畫日筆聞承業之言亦可以媿死矣

馮道論農民最苦 明宗天成四年

按道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人品固不足取茲錄二段
有關治道蓋不以人廢言也

後晉

劉智遠舉兵向洛

高祖天福十二年

按是時契丹初去河北諸鎮多有受其旌節者兵出
井陘未免迂遠一有阻滯軍勢卽不振矣郭威蘇逢
吉二策均爲有見此智遠之所以成功也然父子相
繼四年而滅其曆促矣由德薄之故也

後漢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全

郭威長圍困河中

高祖乾祐元年

按是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據長安王景崇據鳳
翔三叛相連諸將討之無功乃以郭威爲西面軍前
招慰安撫使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先欲取長安鳳
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
守貞亾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求遠萬一王趙拒
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三道攻河
中設長圍而守之不急攻城多殺士卒此威之知兵
能愛士也然李思安圍潞州張敬達圍晉陽皆欲以

持久制之而李與張皆敗者則以有援與無援之異耳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劉審交有仁政

隱帝乾祐三年

按漢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塋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塋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絕劉審交之卒汝州之民乞留塋其地果何以得此於民哉當五代之時橫征暴斂弱肉強食干戈雲擾邑里丘墟爲之民者不啻寄生虎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二

乃有良二千石念其田廬哀其婦子於催科之中寓撫字之仁當戰爭之衝堅保障之計所謂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是以其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觀馮道之言曰劉君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嗟乎生民託命在於二千石五代之諸州防禦使曾未足以當漢郡守然皆專城分守則其任亦重矣當大亂極弊之時未嘗無循良之吏若人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環海之內襁負而至豈虛語乎漢宣帝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亾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有天下者知太
守爲吏民之本慎選而久任之龔黃召杜可復見於
後世也

後周

罷營田賜民爲永業

太祖廣順三年

按養兵之法莫善於府衛府衛之法旣壞乃有營田
蓋前世屯田多在邊地者以邊地荒曠故戍兵佃以
爲業中原承平旣久入浮於地則無隙可屯唐之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三

季屢經喪亂戶口凋零府衛之地與民間之地荒蕪
者多軍食匱乏故荷戈之夫授以閒田妻子家口足
任耕芸又或募人佃種而收其租有益於軍需大矣
迨其後爲兵者不肯爲農不過餘丁佔役長情容奸
飛詭影借則又不如罷之之爲愈也周太祖罷營田
賜見佃者爲永業又不肯鬻田謂利在民猶在國也
何其見之廣乎明季衛所法壞另行召募然其地亦
肥饒人丁驕悍豪強兼併差賦不均余爲御史大夫
時上疏罷令歸民於是版籍大增繇役輕減其不罷

者江南江西有漕運諸省而已故治貴因時未可執膠柱鼓瑟之見也

戒晉王遺令薄葬

大祖顯德元年

按劉向諫漢元帝起昌陵疏云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葬於雍橐泉宮新年館下櫛里子莖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四

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畔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其後藏槨爲牧兒所燒何其愚哉孝文薄葬不起山墳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之諸陵未至過侈然華原賊帥溫韜暴掠諸

縣十八陵俱被發掘雖以太宗功德不能免焉是知
多藏金玉珍玩徒爲盜賊之資而已周太祖非多讀
書者乃能遺令薄葬是其識見高明有遠出於尋常
者非其天資之美而能如是乎可謂五代之賢君也
已

斬樊愛能等以肅軍政

世宗顯德元年

按行軍之法最重賞罰是以穰苴斬莊賈而威伸燕
晉孫武戮宮嬪而兵入於楚郢故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五

誠以將者三軍之司命進退勝敗之間國之安危攸
繫故不得不嚴也若法度廢弛賞罰不明進則戰死
退則得生誰肯捐命趨敵者周世宗與北漢戰於高
平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已潰矣周主見兵
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以督之然後士卒死戰北漢
兵大敗愛能徽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如此不誅後
何所懲世宗毅然行之奇貨之言尤深中其隱情自
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然則軍政賞
罰之間可不務明斷乎哉

歐陽修論馮道

世宗顯德元年

按鑑稱道自唐莊宗世始貴顯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公則謂其無廉恥何也蓋以恥者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道身爲大臣歷仕五朝八姓不知忸怩反述之以爲榮則不愛其身而強顏以欺世曾婦人之不若也大約五代否塞乃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如司空圖棄官居王官谷被徵入洛佯爲衰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此歐公所謂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六

世而不肯出者與如道之所爲匪夷匪惠乃無忌憚之小人耳若遇聖主正君臣之大義道將何所逃其罪耶

司馬光論馮道

世宗顯德元年

按道刻苦儉約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然迹其所爲不過一鄉愿而已溫公目之爲奸直窺其隱而時君不甚鄙夷之者以其得國多出篡弒其身不正故不能正人也李贄乃謂道能安養

斯民百姓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之力也夫五代之時百姓死於鋒鏑者不知其幾何矣道烏能安之哉小人邪說不可不辨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世宗顯德元年

按爲政有綱一綱舉則萬目俱張矣爲政有體四體振則百骸從之矣爲政如北辰居所不動而三垣二十八宿無不環拱也爲政如崑崙其高極天而五嶽萬山皆其支幹也爲政如滄海百谷朝宗兩江淮河濟無不容納也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七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唐堯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則天無名而時雍風動矣周公之所以致治者以其立三公三孤六卿九牧也推賢讓能而阜成兆民矣苟不出此而勞神苦形躬親庶務如秦始皇之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衛士傳殮豈不勤瘁然無益於治而天下之亂機醞釀隱伏於其中有待而發何者細碎禠沓非經國之遠猷苛察猜疑失豁達之大度上不能以誠求而下不以誠應也周世宗裁覽明敏可謂英主然政事無大小皆親決則未

免失其所謂綱與體者非君要臣詳之義也且兼則易淆倦則易怠卽是叢脞之漸高錫進諫重在用人視其功過而賞罰之此治天下之樞要也與唐太宗之論明察杜黃裳之論治道正可互相發明矣

世宗顯德元年

命將帥選練士卒

甲士

按兵貴於選尤貴於練兵之不選與無兵同選而不練猶之乎不選也古人寓兵於農雖曰兵農合一然其選練之者固亦有道矣後世兵與農分步騎兵丁甲冑衣糧馬匹弓矢火具布幕之類所費皆不可缺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

倘不加選練其將以賄賂得之者謂之債帥剝削營伍肥其囊橐市井負販之徒取數盈籍而已甚而有名無人臨時倩僱以欺點閱卒然有警以之禦敵鮮有不奔北者此所謂以卒與敵也而國亦繼之矣周世宗謂兵貴精不貴多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遂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可謂大有爲之主矣而或者曰民兵皆可以戰何必專用召募之衆不知強弱之形不同卒伍之用亦異饑寒之流攘劫弄兵卽土團義寨可以防守勦除倘大敵巨寇來如風雨勢若江

海自非統馭得人操演有素兵精銳而陣堅厚未易取勝以安民也昔石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余幼丁明季見有司操練鄉兵亦無實用則選練乃治兵之最要也聖人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此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

於爲兵者之論也不然干賞蹈利傭徒鬻賣之道何能久乎故招延募選與禮義教化殆未可偏廢也

王朴獻開邊策

世宗顯德二年

按命世之主混一海內必有其規模次第修德明政息民養兵然後乘機觀變兼弱攻昧審暴虐不仁之甚者而先聲罪致討焉則箠食壺漿以迎王師其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順亦者生僭亦者死有征而無戰矣王朴之開邊策東西虛實雖未盡去乎譎詐然其論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欲

取之莫若反其所爲則知本之論也而謂攻取之道
先其易者則又諳於兵勢江南財賦之區故議先取
嶺南巴蜀傳檄可定幽并險勁宜且以爲後圖世宗
深加器識乃用其策先攻南唐大業未竟宋主受禪
卒因其遺計以致底定趙普謂宋太祖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旣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
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正朴俟天下旣平然
後伺間一舉可擒之謂也若朴者可不謂王佐之才
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九

王朴考正雅樂疏

世宗顯德六年

按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
用功效廣大深切而後世學者多不習之朴當五代
紛擾之際乃能究心律呂討論其法出以獨見洵大
雅在躬博物閎覽之君子也

司馬光答或問唐莊宗周世宗孰賢

宋主受禪

按唐莊宗知用兵之術而無臨馭之德故終歸於敗
周世宗旣能爲君又善馭將未有失德善政不可殫
述近代大賢之君也温公稱之謂其近於王道矣信

哉此觀或王樂類賦其時其世皆何誠哉此
如之史臣周世宗贊

按致堂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
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
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
穢也各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
兩歲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
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
罷課戶俸戶省官防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
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嘗
因將相食曰連日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
祿惟親冒矢石爲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
爲耕夫織婦置諸庭留心邦本如此宐其赫然南面
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歐陽修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
也與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懾彝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
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

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
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
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
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佛
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
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
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
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大矣哉愚謂自唐太宗之
後天下無賢君久矣明皇憲宗初政雖美不克有終

惟周世宗英明仁厚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而
又無聲色利欲之私侈肆刻薄之弊擴而充之卽湯
武可幾也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斯世斯民之不幸
也惜哉田圖雖熟契曰此文宗之本也王莽之類自

謂豈其政盡由是舉曰昔不報言嘗交請書其書
人爲急與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佛
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
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
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
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大矣哉愚謂自唐太宗之
後天下無賢君久矣明皇憲宗初政雖美不克有終

